

魯迅手稿全集

书信  
第十四册

古風集

卷之十

鲁迅手稿全集编辑委员会编

# 鲁迅手稿全集

书信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三月

文物出版社

目 录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三月

致李桦

一月四日

三

致肖军肖红

一月四日

五

致叶紫

〔一月四日〕

（缺后半页）

八

致赵家璧 郑伯奇

一月四日

九

致母亲

一月四日

一〇

致黄源

〔一月〕六日

一二

致曹靖华

一月六日

一三

致郑振铎

一月八日

一四

致郑振铎

一月九日

一七

致许寿裳

一月九日

一九

致曹靖华

一月十五日

二〇

致赵家璧

一月十五日

二二

致母亲

一月十六日

二三

附：海婴致祖母信

二四

致孟十还

一月十七日

二五

致曹聚仁

一月十七日

二六

致徐懋庸

一月十七日

二七

致王志之

一月十八日

二八

致唐 河

一月十八日

二九

致段干青

一月十八日

三一

致赖少麒

一月十八日

三三

致赵家璧

一月十九日

三五

致赵家璧

一月二十一日

三六

致肖 军 肖 红

〔一月二十一日〕

三七

致黄 源

一月二十三日

三八

致金肇野

一月二十四日

三九

致曹靖华

一月二十六日

四〇

致孟十还

一月二十七日

四三

致黎烈文

一月二十七日

四四

致杨霁云

一月二十九日

四五

致曹聚仁

一月二十九日

四七

致肖军肖红

一月二十九日

四八

致黄源

二月三日

五〇

致孟十还

二月四日

五二

致杨霁云

二月四日

五四

致李桦

二月四日

五六

致曹靖华

二月七日

五九

致孟十还

〔二月七日〕

六二

致徐懋庸

〔二月七日〕

六三

致肖军肖红

二月九日

六四

致赵家璧

二月九日

六六

致孟十还

二月九日

六七

致曹靖华

一〔二〕月十日

六九

致杨霁云

〔二月十日〕

七〇

附：《安龙逸史》片断

七一

致肖军

二月二十二〔十二〕日

七二

致吴渤

二月十四日

七三

致金肇野

二月十四日

七四

致曹靖华

二月十八日

七五

致孟十还

二月十八日

七七

致孟十还

二月二十四日

七八

致杨霁云

二月二十四日

八〇

致赵家璧

二月二十六日

八二

致叶紫

二月二十六日

八三

致赵家璧

二月二十八日

八四

致母亲

三月一日

八五

致母亲

三月一日

八六

致肖军肖红

三月一日

八七

|           |       |    |
|-----------|-------|----|
| 致孟十还      | 三月三日  | 八八 |
| 致赵家壁      | 三月六日  | 八九 |
| 致赵家壁      | 三月九日  | 九〇 |
| 致孟十还      | 三月九日  | 九一 |
| 致郑振铎      | 三月九日  | 九三 |
| 致李桦       | 三月九日  | 九四 |
| 致费慎祥      | 三月十二日 | 九五 |
| 致陈烟桥      | 三月十三日 | 九六 |
| 致肖军<br>肖红 | 三月十三日 | 九七 |
| 致罗清桢      | 三月十五日 | 九九 |

致赵家璧

三月十五日

一〇〇

致黄源

三月十六日

一〇一

致肖红

三月十七日

一〇三

致黄源

三月十七日

一〇四

致孟十还

三月十七日

一〇五

致肖军

三月十九日

一〇六

致孟十还

三月二十日

一〇八

致徐懋庸

三月二十二日

一〇九

致罗清桢

三月二十二日

一一〇

致张慧

三月二十二日

一一一

|      |          |     |
|------|----------|-----|
| 致徐懋庸 | 〔三月〕二十二日 | 一一二 |
| 致曹靖华 | 三月二十三日   | 一一三 |
| 致许寿裳 | 三月二十三日   | 一一四 |
| 致黄源  | 三月二十六日   | 一一五 |
| 致黄源  | 三月二十六日   | 一一六 |
| 致郑振铎 | 三月二十八日   | 一一七 |
| 致曹聚仁 | 三月二十九日   | 一一八 |
| 致徐懋庸 | 三月二十九日   | 一一九 |
| 致郑振铎 | 三月三十日    | 一二〇 |
| 致母亲  | 三月三十一日   | 一二二 |

一九三五年一月至三月

水

正

平

具

至

三

具

李擇先生：

去年十月十四日信，頃已收到。上次的信，我自信並非過譽，那一本木刻的確很好，但未來的你風骨豈改變了。我這希望先生時時產生這樣的作品，以這東方的美的力量，侵入文人的書齋裏。現代版畫一平，去年已收到。這擇內容且你外論，紙的走滑，墨的多少，就毀掉作品的好處不少，創作木刻雖是版畫，仍須作者自印，佳處這才全備。一從機器的美理，和原作會大不同的，況且中國的印刷所，又這樣的不進步。

現代版畫，從內山書衣代畫，已經說過，是可以的，所以信件，只直接和他們往來就好。至于同庚學會事，却没有法子想，因為我自己連走動也不容易，交際又少，簡直無人可託，官廳又神怪過敏，什麼都只知道堵塞和毀滅，這有自歎。藝術家，在幫他們的忙，我除這可以寫幾封信之外，什麼也做不了。

木刻運動，當然應有一個大組織，但組織一大，猜忌也就來了，所以我想，這個組織如果办起來，必須以幾名色彩的人為中心。

色彩木刻在中國尚無人試過。至于上海，沈在已言木刻家團體了。同初是在四年<sup>前</sup>，這一個日本教師講了西里加木刻法，我們翻譯，所謂有二十餘人，弄出一個團體，必有的被捕，有的回家，散掉了。此外還有一點，但終于被壓迫而逃散。實際上，在上海的喜歡木刻的青年中，確也是急進的甚多，而在这里，從起，木刻，有如印字，革命或「反動」，立刻招人訾議。現在各處的個人，這在初木刻的少有的，不過很難進步。那原因，一則言人切蹉，二則大概苦于不懂外國文，不能看考攷量，只好自己暗中摸索。

呂布復，印記

年禧

上

一月

刘先生：

二日的信，四日收到了，知道已经搬了房子，好极了，但搬来搬去，不去拉都改，正如我像在北京以游逛圈子一样。有大草地可看，在上海要算新年幸福，我生在御下，住了北京，看惯了大的土地了，初到上海，真如被装进鸽子笼一样，而三年才习惯。新年三天，译了六千字重话，想不用难字，话也比较的容易懂，不料竟比做古文还难，每天弄到半夜，睡了这做乱梦，那里还全记得吗？论到北京去呢？

删改文章的事，是必得给读者表同意的，但也犯不上制成译板。他们的意见多得很，他们那里有一点羞。怕羞，也不去幹这样的勾当，他们自己也並不看人看。

吟太，究竟是大太太，敬察没有咱们爷们的精神仔细。少说话或多说闲话，怎么都会是耗子捉猫的方法呢？我就没有遇见过猫捉老鼠的在味，的叫的，除了春天的或一时期之外。猫比老鼠还要沉默。